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547
册數	33(1)
函號	360 64

360-64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茅鹿門先生唐宋八大家文鈔

小築藏板

方孟旋先生曾學東魯時以近習子書瀏覽唯八大家經術之文可以超蹤故攜得家藏原本欲鐫刻以爲楷式今選本坊間詐校補綽無遺滴訛流通海宇[illegible]孟旋先生之美焉亦可稱[illegible]先生之[illegible]之

占蔡[illegible]白

重刻八大家文鈔敘

嘗聞至治之世八風從律八音克諧夫文章者風音之總持也無迫而神馳不約而響應所關於世鉅矣其爲隨爲和與時高下者爲世轉者也

淺草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非轉夫世者也鹿門先生有
云文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
獨爲古文詞言耶卽制舉䕺
亦然余老於經生身嘗其利
病最深且熟姑以制舉䕺論
之邇來蓋盛極亦弊極矣明

乎趨時而昧於立本求其變
不知其所以變索古似矣而
以搜括隱僻爲奇勝貴眞似
矣而以率任疎陋爲空靈根
理似矣而以剽拾玄梵爲精
微昌氣似矣而以假借陰鈐

爲壯劌徵實似矣而以膽寫管商爲經濟澤雅似矣而以生割騷賦爲風流種種倣習莫可縷指總之售世之念急中無管鑰以相守故隨時波逐不能自主耳嗟乎辭衰而

行業因之言亂而政事又因之以文持世者能無深憂也哉今

國家定制以六經四子范士功令日謹而士顧日軼以出豈時爲之莫可挽耶抑提唱

無自靡所適從耶余嘗謂文
無古今唯變所適而要於不
離其本士人才有盈縮學有
淺深而意必有所宗主疑今
人不若信古人信古人不若
先信閱古人之人鹿門先生

白華之篇已膾炙士口至其
所批評八大家文鈔歸旨於
道取繩於法原於性成之禀
而極於功力專一之至蓋上
下千載於賈董班馬之後獨
簡此八家者以爲有當於孔

子之六藝而不失庖犧以來
人文不易之統緒其精神深
於信古切於開今故其點次
標銓處有若啓八達之衢而
指迷破暗者明道之殊而同
歸也有若稱八駿之良而左

提右控者明法之巧而中矩
也有若履八家之井田而識
其肥磽審其耕耨者明稟質
之各正而致至之力深也蓋
此八君子之文原如日月經
天江河行地自先生揭而出

之滙而合之又如集軒裳藻
冕於一堂能日與之相接覯
此大人境界自手足斂而心
志攝雅必不敢作吳語實必
不敢數他珍張氣自覺其麤
竊理自覺其誕凡貌眞贗古

與一切吐爝火競涓流爲纖
繁浮蕩之想者俱自覺其可
醜追步趨久之不期變而自
變行業政事之義類醞釀於
胸中發而爲言皆有體要而
可以致於用所謂經術以經

世者此也余諸生時讀是書忘厭倦幸老而售愈喜與八君子相周旋若時受其嘘拂聞其謦欬而并可以忘老者噫使八君子喪其本統而逐於時之變其文亦止售於當

時已耳能至今傳而不衰乎余向奉視學東省之

命竊計斯地結天地中粹之氣巇於此畫卦孔於此刪經爲萬世文字祖爰是以樹之風聲足倡予海內因向吾友

孝若氏乞其家藏手批原本捧持以往爲東方指南此願不遂乃與子將暨其甥楊次弁謀挍讐付梓人公諸四方凡吾黨有斯文之責者揮羽振鐸使父兄以之教子弟以

之學漸漬於其中當有若乘扶搖聽鈞天覺人間刁刁不歌啾啾亂鳴者之爲煩也且今之古文詞弊亦將與時秏等倘能奉此八家者以爲律令按之六藝之旨而合焉考

之不易之統而合焉其於先
秦兩漢以及唐宋諸家之文
皆能别其雅俗定其虛實辨
其理氣之眞僞道存而品成
國家乃始收文章之益而得
士人之實用信古不勞於變

今亦甚易矣習緯可以占風
按律可以造樂斯其操琯籥
於聲氣之先者耶
今天子淸明御宇闢正氛之
路塞浮哇之塗人文開泰小
往大來既轉而爲有道之世

矣士於斯時無論尋常學者
思式於度即逸倫絕羣之才
亦知跅跐無當而有味乎古
人之言必有起衰振弊如昌
黎者輩出以弘維新之治即
謂文章爲世轉亦可吾將摩
挲老眼以觀斯文之一變至
道也已
崇禎元年人日信安方應祥
撰

唐宋八大家文鈔總敘

孔子之繫易曰其旨遠其辭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後世爲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門之士顏淵子貢以下並齊魯間之秀傑也或云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文學

之科竝不得與而所屬者僅子游子夏兩人焉何哉蓋天生賢哲各有獨禀譬則泉之温火之寒后之結綠金之指南人於其間以獨禀之氣而又必爲之專一以致其至伶倫之於音裨竈之於占養由基之於射造父之於御扁鵲之於醫遼之於丸秋之於奕彼皆以天縱之智加之以專一之學而獨得其解斯固以之擅當時而名後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孔子沒而游夏

輩各以其學授之諸侯之國已而散逸不傳而秦人燔經坑學士而六藝之旨幾輟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鼂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輩始及稍稍出而西京之文號爲爾

雅崔蔡以下非不矯然龍驤也然六藝之旨漸流失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文日以靡氣日以弱強弩之末且不及魯縞矣而況於穿札乎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

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
兩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
敘記碑銘頌辯諸什故多所獨
開門戶然大較並尋六藝之遺
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貞元以
後唐且中墜沿及五代兵戈之
際天下寥寥矣宋興百年文運
天啓於是歐陽公脩從隋州故
家覆瓿中偶得韓愈書手讀而
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博
古爲高而一時文人學士彬彬
然附離而起蘇氏父子兄弟及

曾鞏王安石之徒其間材旨小
大音響緩亟雖屬不同而要之
於孔子所删六藝之遺則共為
家習而戶眇之者也由今觀之
譬則世之走騕褭騏驥於千里
之門而中及二百里三百里而

輟者有之矣謂塗之薊而轅之
粵則非也世之撚觚者往往謂
文章與時相高下而唐以後且
薄不足為憶抑不知文特以道
相盛衰時非所論也其間工不
工則又係乎斯人者之禀與其

專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云則必太羹玄酒之尚茅茨土簋之陳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帶雲罍犧樽之設皆駢枝也已孔子之所謂其旨遠卽不詭於道也其辭文卽道之燦然若象緯者之

曲而布也斯固庖犧以來人文不易之統也而豈世之云乎哉我明弘治正德間李夢陽崛起北地豪雋輻湊已振詩聲復揭文軌而曰吾左吾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黃初建安矣以予觀

之特所謂詞林之雄耳其於古
六藝之遺豈不湛淫滌濫而互
相剽裂已乎予於是手掇韓公
愈柳公宗元歐陽公脩蘇公洵
軾轍曾公鞏王公安石之文而
稍爲批評之以爲操觚者之劵

題之曰八大家文鈔家各有引
條疏如左嗟乎之八君子者不
敢遽謂盡得古六藝之旨而予
所批評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
者之深要之大義所揭指次點
綴或於道不相盭已謹書之以

質世之知我者 旹

萬曆己卯仲春歸安鹿門茅坤

撰

八大家文鈔凡例

凡予所錄八大家之文若干什大都高篇然於中亦不無工而未至者特以不詭於道稍合作者之旨以故輒存而不遺

凡錄八大家並本全集或別集續集及見他書者頗屬搜括不遺獨歐文所見五代史及唐書者間撮錄其小論與引之首者而已別自有五代史唐書鈔故不及蘇子由古史亦僅錄小論

凡一篇本末大旨則挈而鐫之本題之下間或於篇

中抹出或｜或｜其間起案或結案及文之一切緊關處亦並以抹或｜或
｜或﹂或旁鐫數字

凡文之佳處首圓圈○次則尖圈ᐅ又次則旁點丶間有懈處則亦旁抹或鐫數字譬之合抱之木而寸朽明月之珠而累纇不害其爲寶也

凡錄批評特據予所見而已古之呂東萊婁迂齋謝枋得而下多不錄以其行於世已久而學士大夫無不知之者獨近年唐荊川王遵巖二公所傳世未必知之故唐以○王以ᐅ各標於上以見兩公之用心讀書處於予所見合與否亦不暇論

凡八家所爲論文之旨姪桂輩嘗錄而出之舊矣予覽之因令附刻於首凡例之後別爲一卷讀是鈔者一輾卷間其於八先生門戶大都亦可以瞭而覩矣

予嘗謂八君子者不獨其文藝之工其各各行事節概多有可觀亦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予故節錄其本傳附之各集之首

右爲舊刻凡例尚有論文九則卽附於後如著實玉於土中殿精騎於塵後觀者毎惜之今審原例有别爲一卷之語因敢分章另刻旣可見先生選八大家之意亦可開後人讀八大家之眼又新刻多有不同處故并附新例數欵使覽是書者知此刻不獨爲八大家之定本亦爲鹿門先生之功臣云爾

一舊刻已經訂補不失鹿門先生初旨然尚有題存文缺者今皆增入不敢妄加評點

一訂補續本仍襲舊板未免苟簡補苴刪有頭上安頭尾後接尾者今悉依次改正

一訛脫處悉對善本全集證改如蘇文忠公集論京東盜賊狀則雜以辨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頁文定公集竟有失去數行者荆公誌銘則有誤入他銘者如此甚多今皆釐正

一諸家表啓子由古論舊刻因省工板遂致連牽今準集中舊式仍各分篇庶爲一例

一原刻標批唐以○王以◐今悉易混直出唐荆川

王遵巖二先生字號使讀者一覽可知不須再審

一先生序歐文有云世欲覽歐陽子之全者必合予俛所批厓唐書五代史讀之斯得之矣因并附入以備歐陽一家非駢枝也

八大家文鈔論例

世之論韓文者共首稱碑誌予獨以韓公碑誌多奇崛險譎不得史漢序事法故於風神處或少遒逸予間亦鐫記其旁至於歐陽公碑誌之文可謂獨得史遷之髓矣王荊公則又別出一調當細繹之序記書則韓公崛起門戶矣而論策以下當屬之蘇氏父子兄弟四六文字予初不欲錄然歐陽公之婉麗蘇子瞻之悲慨王荊公之深刺於君臣上下之間似有感動處故錄而存之

予覽子厚之文其議論處多鑱畫其紀山水處多幽遂夷曠至於墓誌碑碣其爲御史及禮部員外時所作多沿六朝之遺予不錄錄其貶永州司馬以後稍屬雋永者凡若干首以見其風槪云然不如昌黎多矣

宋諸賢敘事當以歐陽公爲最何者以其調自史遷出一切結構裁翦有法而中多感慨俊逸處予故往往心醉曾之大旨近劉向然逸調少矣王之結構裁翦極多鑱洗苦心處往往矜而嚴潔而則然較之曾猶屬伯仲須讓歐一格至於蘇氏兄弟大畧兩公者文才疎爽豪蕩處多而結構裁翦四字非其所長諸神道碑多者八九千言少者亦不下四五千言所當詳畧斂散處殊不得史體何者鶴頸不得不長鳧頸不得不短兩公於策論千年以來絕調矣故於此或殺一格亦天限之也

予覽歐蘇二家論不同歐次情事甚曲故其論多確而不嫌於複蘇氏兄弟則本戰國策縱横以來之旨而爲文故其論直而鬯而多疎逸遒宕之勢歐則譬

引江河之水而穿林麓灌畎澮若蘇氏兄弟則譬之
引江河之水而一瀉千里湍者縈逝者注沓不知其
所止者巳語曰同工而異曲學者須自得之

蘇明允易詩書禮樂論未免雜之以曲見特其文遒
勁子瞻大悲閣等記及贊羅漢等文似狃於佛氏之
言然亦以其見解超朗其間又有文旨不遠稍近舉
子業者故並錄之

曾南豐之文大較本經術祖劉向其湛深之思嚴密
之法自足以與古作者相雄長而其光燄或不外爍
也故於當時稍爲蘇氏兄弟所掩獨朱晦菴亟稱之
歷數百年而近年王道思始知讀而酷好之如渴者
之飲金莖露也

予嘗有文評曰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
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
之文也閎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
也斟酌經緯上摹子長下採劉向父子勒成一家之
言者班固也呑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
風常者山立怪者霆擊韓愈之文也巉巖崱屴若游

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遒麗
逸宕若携美人宴遊東山而風流文物照耀江左者
歐陽子之文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
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蘇長公也嗚呼
七君子者可謂聖於文矣其餘若賈董相如楊雄諸
君子可謂才問炳然西京矣而非其至者曾鞏王安
石蘇洵轍至矣鞏尤爲折衷於大道而不失其正然
其才或疲薾而不能副焉吾聊次之如左俟知音者
賞之

八大家而下予於
本朝獨愛王文成公論學諸書及記學記尊經閣等
文程朱所欲爲而不能者江西辭爵及撫田州等疏
唐陸宣公宋李忠定公所不逮也即如浰頭桶岡軍
功等疏條次兵情如指諸掌况其設伏出奇後先本
末多合兵法人特以其稍屬矜功而往往口訾之耳
嗟乎公固百世殊絶人物區區文章之工與否所不
暇論予特附揭於此以見我
本朝一代之人豪而後世之品文者當自有定議云

韓文公文鈔引

魏晉以後宋齊梁陳迄于隋唐之際孔子六藝之遺不絶如帶矣昌黎韓退之崛起德憲之間泝孟軻荀卿賈誼晁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及班掾父子之旨而揣摩之於是時譽者半毀者半獨柳宗元李翶皇甫湜孟郊二三輩相

與遊從深知而篤好之耳何則於舉世
聾瞶中而欲獨以黃鍾大呂鏗鍧其間
甚矣其難也又三百年而歐陽公修蘇
公軾輩相繼出始表章之而天下之文
復趨於古嗟乎隋唐之文其患在靡而
弱而退之之出而振之之固已難矣迺若
近代之文其患在勦而贋有志者苟欲
出而振之而其爲力也不尤戛戛乎其
難矣哉要之必本乎道而按古六藝者
之遺斯之謂古作者之旨云爾予故於
漢西京而下八代之衰不及一人也首
揭昌黎韓文公愈録其表狀九首書啓
狀四十六首序三十三首記傳十二首
原論議十首辯解説頌雜著二十二首

碑及墓誌碣銘五十二首哀詞祭文行狀八首釐爲十六卷昌黎之奇於碑誌尤爲巉削予竊疑其於太史遷之旨或屬一間以其盛氣掐抉幅尺峻而韻折少也書記序辯解及他雜著公所獨倡門戶譬則達摩西來獨開禪宗矣歸安鹿門茅坤題

韓文公本傳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

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
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
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
郎華陰令栁澗有辠前刺史劾之未報而刺史罷澗
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
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
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
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
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

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
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
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
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
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鍔謗語讙暴
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
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
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
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夷

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
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
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寛假以來
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
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
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
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持
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
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

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
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
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
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
患袁人以男女爲隷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
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隷
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鎭州亂殺田弘正而立
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
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

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思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

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

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鋭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内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䘏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

說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唐大家韓文公文抄目録

第一卷

表狀共九首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論捕賊行賞表
復讎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論淮西事宜狀
黄家賊事宜狀
論變鹽法事宜狀

第二卷

書七首

上張僕射書
上張僕射第二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鄭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第三卷

書九首

上考功崔虞部書
與孟尚書書
與鳳翔刑部尚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與陳給事書
與于襄陽書
與祠部陸員外書
爲人求薦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第四卷

書十四首

與陳生書
與孟東野書
與李翺書
與崔羣書
與衛中行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李祕論小功不稅書
與馮宿論文書
答劉正夫書

答李翊書
答殷侍御書
答張籍書

第五卷

書啓狀共十六首

重答張籍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答崔立之書
答元侍御書
答陳商書
答侯繼書
答李秀才書
答馮宿書
答竇秀才書
答呂毉山人書
答胡生書
答尉遲生書
答楊子書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第六卷

序十六首

送楊支使序
送鄭尚書序
送許郢州序
贈崔復州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殷員外序
送楊少尹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贈張童子序
送牛堪序
送竇從事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陸歙州詩序
送鄭十爲校理序

第七卷

序十七首

送孟東野序
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序
送王秀才序

送齊皡下第序
送何堅序
送區册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廖道士序
送張道士序
送陳秀才彤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高閑上人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荊潭唱和詩序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石鼎聯句詩序

第八卷

記傳共十二首

新修滕王閣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燕喜亭記
河南府同官記
畫記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科斗書後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鄆州谿堂詩記
太學生何蕃傳
圬者王承福傳
毛穎傳

第九卷

原論議共十首
原道
原性
原毀
原人
原鬼
省試顔子不貳過論
爭臣論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改葬服議
禘祫議

第十卷

雜解說頌雜著共二十二首
諱辯
進學解
獲麟解
擇言解

師說
雜說四首
子產不毀鄉校頌
伯夷頌
張中丞傳後叙
讀荀子
讀儀禮
讀墨子
送窮文
釋言
貓相乳
守戒
對禹問
通解
行難

第十一卷

碑八首
處州孔子廟碑

南海神廟碑
黄陵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曹成王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
平淮西碑

第十二卷

碑銘九首

烏氏廟碑銘
袁氏先廟碑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柳州羅池廟碑
唐故相權國公墓碑
滎陽鄭公神道碑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神道碑

第十三卷

墓誌銘七首

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太原王公墓誌銘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第十四卷

墓誌銘十一首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考功員外盧君墓誌銘
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孔司勲墓誌銘
李元賓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第十五卷

墓誌碣銘共十七首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襄陽盧丞墓誌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銘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施先生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女挐壙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瘞硯銘

第十六卷

哀辭祭文行狀共八首

獨孤申叔哀辭
歐陽生哀辭
祭田橫墓文
祭鱷魚文
祭柳子厚文
祭河南張員外文
祭十二郎文
贈太傅董公行狀

唐大家韓文公文抄目錄

唐大家韓文公文抄卷之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表狀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不獨碑文冠當世而表亦壯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爲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爲愧爲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竊惟自古

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常發歸美殷宗淸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並美具號以爲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迹俱亡善惡惟一然則兹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伏惟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剗刮群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爲淺陋顧貪恩待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强顔爲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慚羞戰怖之至

論佛骨表

韓公以天子迎佛特以祈壽護國爲心故其
議論亦只以福田上立說無一字論佛宗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
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不事佛如此）
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
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
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
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

設論痛快而亦近於戇

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
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
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
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
亾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
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
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

皆虛情作實景

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
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
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
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
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
剏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
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
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
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

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狥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

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

安頓樂他後臣

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潮州刺史謝上表

昌黎遭患憂讒情哀詞迫

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

此一段得明天子遣重臣刺州郡體

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
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
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晩罷
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
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
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
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
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
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

昌黎以諫佛坐貶何其雄也及至潮州猶欲以詩歌

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鰐
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
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
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
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群苟非陛下哀
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
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
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

之能諷勸主上封禪太山不亦愚乎于甚哀自黎之不能守困也

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

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
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論捕賊行賞表

識達事體文亦典刑

臣伏見六月八日勑以狂賊傷害宰臣（武元衡）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令下手賊等四分之内巳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絶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

聽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
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爲朝廷愛
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辨明且出賞所以
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
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
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
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
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
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没戎狄所宜大

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
即位以來繼有丕績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
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
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致張茂昭張愔
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
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
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爲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
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
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

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欲富國强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爲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强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爲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爲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觔與陳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觔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瀆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僭惷

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

謹奉表以聞

復讐狀

以經術斷律當與子厚文參看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

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

傍舊無下手處只今如此

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議論博大而氣亦昌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勑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戶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戶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豊商

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本色折糶）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

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

論淮西事宜狀

始予慕昌黎爲文詞或特疑其馬遷劉向以下一文士而已及讀所論淮西事宜並鑿鑿中名實可當施行其經畧措置與宋之韓范富歐亦略相當特韓范諸君幸而遇則聲施昌黎未幾卽爲讒搆所坐不遇則摧悲乎豈非士之幸不幸由命哉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討慮撫循奉所役

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

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尅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

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
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二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
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
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
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
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
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
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

皆能自防習於戰鬭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
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
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
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添於練兵者）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
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
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
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壘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
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接應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

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兵家之畧）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此是王佐的意思）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勑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鬬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切中事）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情）小不如意卽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卽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

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是)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兇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畧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兵家牽制之術)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今忽自爲狂勃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廻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以前件謹錄奏聞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黃家賊事宜狀

處分亦確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隣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旣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

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
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
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
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
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
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
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
亾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
旻行立事旣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
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
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
（逼賊隔）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畧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
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
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
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畧使於邕州其容州但
置刺史實爲至便
（募土著之兵）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服水

兩夷戀巢穴又須撫勦兼施不可恣殺以壞地方

土遠鄉羇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邑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劄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畧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論變鹽法事宜狀

昌黎經濟之文如此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叚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

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戸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爲使無益也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可更望羸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處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亾所得一無羸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令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代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爲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

也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秖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爲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分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筭以此言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所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絶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撿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輪納之時人事又別凡事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今又稱旣有廵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

漏失私糴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糴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巳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爲害巳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糴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糴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糴鹽而食則今

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
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
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
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
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
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
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
債逃亾之患者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價貴也

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
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爲
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
十斤新法實價與舊爭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
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
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
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
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
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

被徵索輸官稅後有羸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糴鹽臣即請差清强巡官撿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糴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寛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亾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辦與不辦竝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茍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

覔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防察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榷爲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覔職事及爲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也

一件平叔云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勑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勑旨

唐大家韓文公文抄卷之一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